

生活滋味

有盐有滋味

»»»»»»»» 黄海莹

姑姑一家从大西北来我家小住。表姐小莉比我大两岁，可能是跟着部队走南闯北的缘故吧，生活经验丰富，十几岁的初中孩子会吃会做，人也长得白白胖胖。

妈妈买了一大堆菜，爸爸是主厨，表姐自告奋勇说要做个辣子鸡，姑姑笑眯眯说，那是小莉的拿手好菜。表姐手脚利落，剥鸡块、焯水，切好青红椒、葱姜蒜，问哪里有盐巴？我一指墙边，随口答道：“那个盐罐里就是。”平时盐不都是放在锅台边靠墙的盐罐子里吗？表姐刚到我家自然是不知道的。

我添了一把柴，继续烧火。表姐拿起盐罐子晃了几下，皱了皱眉头，嘴上嘟囔了一句“好怪的盐巴”。爆炒火候是关键，表姐的鸡块一下锅，我就起大火。鸡块过油，葱蒜爆香，配青红椒，翻炒调味，热腾腾的辣子鸡就上桌了。

大家早已等不及，夹起鸡块。咦，淡而无味，甜兮兮的。表姐的眼神扫视一圈，感觉出不对，自己也夹起一块，筷子停在嘴边，仍是半天没动。表姐回头盯着盐罐：“难道你们的盐和我们青海的盐巴不一样？”

爸爸说，那个罐子里装的是白糖。一时间，大家哭笑不得。谁能料到，阴差阳错，一直在的东西挪了位，表姐听信我的话，拿糖当做盐用，拿手菜演砸了。这一顿饭吃得好不热闹，后来成了家人一大笑料。

正如俗语所说，走遍天下离不开钱，山珍海味离不开盐。《说文》云：盐，咸也。咸，百味之祖。生活中，盐不可或缺。小时候过年，墙上贴年画，看到画中的白毛女，妈妈说，喜儿被地主逼到深山老林里，长期吃不到盐，头发都变白了。现在知道，是缺营养、精神压力大等缘故。

民以食为天，食以盐为先。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里，敌军封锁了进山的路，没有盐的红军处境非常困难，狡猾的敌人，连竹子都要破开，因此无法携带任何物资过卡口。潘冬子灵机一动，把食盐溶化在水中，再把盐水泼在棉袄上。他穿着晾干后的棉袄大摇大摆地过卡口，巧妙躲过“靖卫团”的搜查。到了目的地，再把棉袄里的盐溶入水中，挤到锅里，用火煮干，就能得到白花花的盐。红军战士吃上了有味道的饭菜，保障身体可以参加战斗了。

饭后，妈妈常出谜语给我和妹妹猜。“白白一片似雪花，落下水中不见它。单独吃它会皱眉，不吃它时活不下。”我们冥思苦想猜不出来，直到妈妈揭晓答案，我们才恍然大悟。时间长了，我也琢磨出门道，妹妹再出同样的谜语，我笑而不答，道：“原从水里生，不敢水里行，人人都要我，无我吃不。”我们相视一笑。盐粒裹着一家人的欢乐。

近几年住在岱山，闲暇时，沿着一望无际的海滩漫步，看到壮观的晒盐场景，盐田中浇灌海水，靠阳光照射，盐分凝结。“潮作浇田雨，云成煮海烟”，智慧的岱山先民煮海为盐，晒海成盐，盐场里一堆一堆的盐块，像一座座雪山。

岱山的盐素以产量大、质量好、颗粒均匀、色泽洁白闻名四海。北宋词人柳永担任昌国县晓峰盐场监官时，写过《煮海歌》：“煮海之民何所营？妇无蚕织夫无耕。衣食之源太寥落，牢盆煮就汝轮征，年年春夏潮盈浦，潮退刮泥成岛屿。风干日晒咸味加，始灌潮波溜成卤。卤浓碱淡未得咸，采樵深入无穷山。豹踪虎迹不敢避，朝阳山去夕阳还。船载肩擎未遑歇，投入巨灶炎炎热。晨烧暮烁堆积高，才得波涛变成雪……太平相业尔惟盐，化作夏商周时节。”诗中描写了煮盐的生产过程，柳永对盐工的苦难艰辛非常同情，呼吁朝廷罢歇征榷。其纪实风格和我喜欢的“念去去，千里烟波，暮霭沉沉楚天阔”大不相同。

历代文人对盐也情有独钟。古人用“撒盐空中差可拟”用盐粒描写雪花初下时的小冰粒。李清照曾经使用“盐絮家风”，表达书香门第咏诗作赋的情形。李白赞美盐的细腻洁白，留下“吴盐如花皎白雪”名句。

生活中人人都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件事。菜里加盐总是用心拿捏，一小撮亮晶晶的盐粒撒在锅里，融入苦辣，化合成酸甜，平淡无味的饭菜立刻变得有滋有味，鲜美可口。人对幸福的要求，有时只需要给生活增加一点点咸味。

声色光影

大海围绕着孤寂——小岛纪录片《柴山录》观后感

»»»»»»»» 米菲 文/摄



去年年底，有幸观看了刘帆导演的两部关于小岛的纪录片——《东极岛上那些事儿》和《柴山录》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导演就讲了《柴山录》并不是一部主流的纪录片，而是一种自我的表达。我并不懂纪录片主流与非主流的差异，只是想浅谈一些自己对于《柴山录》的观后感。

这是一部讲述偏远小岛和岛上一群留守老人的纪录片，影片一开场就是一位年迈的奶奶在念佛经，随后脚步蹒跚地去看望她的侄子。说是侄子，看着也有七十多岁，独自在家，身体不适。这可能是身处偏远海岛的弊端，交通闭塞，医疗条件不发达，岛上的保健队只能处理一些简单的病症。

影片中还有几个片段让我印象深刻，其一是岛上某位老人过世，举办葬礼，抬棺人老戚和几个村民抬着棺木出殡的时刻。镜头一转，一位大婶抓到了两只老鼠，将它们关进小笼子，一边痛骂着老鼠，一边在水桶里放满水，连笼子带老鼠浸入水桶，待老鼠淹死后用一个红色塑料袋装上它们的尸体，随手扔到海边的礁石上。风吹动着红色塑料袋上，镜头

停留了三四秒。接下来又是吹吹打打的出殡场景。

我问导演，这两个场景的切换是不是想表达人的死亡更有仪式感更神圣，而老鼠的死亡在人类的眼里却理所应当？导演说，这两个场景只是在同一天拍摄，只是刚好剪辑在一起，并没有什么表达。如果观众理解到什么，那就是什么。

听到这里，我感受到导演的率性与真实，他只是纯粹地记录、剪辑，把一切交给观众。就像我一位朋友说，他觉得这两组镜头放在一起，为了表达人和老鼠生命的平等，他们都是在这个岛上出生，在这个岛上消亡，并无分别。

其二，拍摄地点看起来像是废弃的电影院，散乱的老旧排椅，墙角堆着一个个棺木。想来是村里的老人为自己备下的，存放在此处。有位奶奶两次出现在画面中，一次是拿着痰盂带着导演转悠，嘴上嘟囔着什么，然后走出门，慢慢消失在门口的那束光里。接着她又慢慢走进来，拿起落下的痰盂盖子，再一次慢慢悠悠地消失在光里。我猜测是不是导演已经事先知道了老奶奶会回来，所以一直等在这里，拍到了第二次的出门。

影片处处呈现了美学，不管是画面的构图，还是和背景音乐的配合，后来在主持人的介绍中得知刘帆导演曾经是油画系毕业的艺术生，所以这些美学画面就成了自然而然的表达。

对于从小生活在小岛上的我来说，整部片子显得格外亲切又熟悉。岛上的老人，就像儿时村子里那些随处可见的爷爷奶奶，在家门口乘凉或者晒太阳。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大喜大悲，也会在同村老人的离世中做好了自己也会离开心理准备。

现场有观众分享，看完这部纪录片后，心情比较沉重，认为留守老人默默忍受着小岛上的不便利和孤寂，晚年生活凄惨凄凉。而我觉得，这样的评价不过是生活在本岛的人们给予的定义，就像那些北上广的精英，认为生活在舟山岛屿的我们落后闭塞一样。

这些老人走在自己的命运轨迹里，用小岛土著的方式过着自己平凡的人生。

心灵隽语

鸭蛋岭四季

»»»»»»»» 王培红

走向风，走向雨，走向光——我挚爱的鸭蛋岭。

当春姑娘脚步轻盈地漫步而来，光秃秃的树，忽然摇头晃脑，有了生机。一点鹅黄嫩绿，对，起初只是满山枯黄的一个点。接着，如有人缓慢挥毫，郁郁着，晕染着，紧接着暗流汹涌，一夜春雨，满山绿了，嫩得可以掐出水来。

夏天，烈日下横枝斜桠，自由舒展，在山路投下大块大块不规则的绿荫。枝枝丫丫，深深浓浓的绿，早远离冬的疏离，挤挤挨挨，亲密却有间；仰望，透过树叶缝隙，天空高远且蓝，云自在悠游，白得耀眼。

蝉鸣终日撕扯，终于倦了，一声长一声短的。转眼到了秋天。有一天，你望过去，突然发现，山林如被神秘的画家涂抹过一般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……层林尽染，美不胜收。随手摄影，就是一帧绝美的风景画。不经意间，有叶儿蝴蝶般静静滑落，打转。你看那山林悄悄地薄了，稀疏了。

难忘2021年的初秋，突如其来一场大雨，满山哗哗。等单车爬上坡，凉亭小憩。抬头，只

见一道闪闪发光五彩的虹，赫然在目，伸手可及……几分钟后，徐徐隐去。山野寂静，突然热泪盈眶，痴痴地呆了。

秋是冬的前奏。生命慢慢走向深处。

冬天，鸭蛋岭寒风凛冽，漫天风雪。树上的叶，一夜落尽，只剩枝丫挺拔。挺拔的枝丫顶着星星雪花。

山林肃杀萧瑟——如一个人，在长长的生命时光，有低谷里的衰败和躺平。但是，你凑近细观，幼芽已露尖尖角，饱满有力。

原来，树也有精神，也有精气神的出口！

一边颓败，一边疗愈，一边进取。这些，都是生命的组成部分。那么，允许、接受并且爱它。

不同的四季，丰富的体验！

四季的山林里，我和我的单车曾无数次在九曲十八弯的山道自由攀爬，风一样地穿行。我是自然的孩子，静静地观察，无声地对话。或发呆或发现，或音乐或心事，或勇敢爬坡或凝望落日……心无旁骛，舒展着生活里绷紧、皱缩、蒙尘的心灵。一次次出发，一次次休整。然后，落地，轻装前行。